



当代中国画名家 CONTEMPORARY MASTERS OF CHINESE PAINTING

WANG XIJING

王西京



2.7
1
271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

王西京艺术简历

1946年8月生于西安，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、一级美术师、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、中国艺术市场联盟副主席、陕西文联副主席、西安中国画院院长、西安美术家协会主席，兼任西北大学教授、云南大学教授，第九届、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。

王西京曾先后在国内外报刊、杂志发表作品计4600多幅。出版《王西京画集》、《王西京作品辑》、《中国历史人物画传》、《无产阶级革命家肖像画辑》、《王西京历史人物画辑》、《中国线描人物画技法研究》、《当代著名人物画家王西京》、《王西京的中国画艺术》等作品集、论文集、录像带等计18种。在国内外大型画展中获大奖14次，2000年获日本政府“国际阿卡得密奖”和“教育文化勋章”，2002年荣获汉城国际书画大展“国际贡献奖”。1997年领导并主持了在西安隆重召开的“1991年意象艺术国际研讨会”，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位专家学者云集古城，出版了会议论文集3部，计300多篇，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的强烈反响。

王西京曾先后在新加坡、日本、英国、马来西亚、香港、澳门、美国、韩国、泰国、台湾等国家和地区成功举办画展30多次，并多次出访讲学，蜚声海外，受到各界人士的高度赞誉，并被新加坡南洋美术学院、马来西亚艺术学院、泰国东方画院聘为客座教授，在对外交流中为祖国争得了荣誉，是我国当代画坛成就卓越，在海内外享有盛誉的艺术家。

当代中国画名家

CONTEMPORARY MASTERS OF CHINESE PAINTING



对一种风度的向往

王西京 / 文

近来常思考一个问题，在我们的当今文化中，是否缺欠着一种东西，一种对自我，自我的欲念、要求深刻的认识，一种对他人，他人的状态客观、超然、理解的精神。

遍看当今文艺界以及文艺作品，浮躁、痛苦、嘶喊、仇恨、谩骂，火气十足，恣意放纵四处充斥。人们在巨大的悲伤、沮丧，彼此伤害中搏斗、挣扎、憔悴，几乎每个人都有一种“大道如青天，我独不得出”（李白语）的愤懑和疾俗怨世的孤独感。文学界所谓的“伤痕文学”几乎全然是代“控诉文学”的同义词，泛滥在新潮美术中的那种激烈的破坏性，也完全可被理解为自我过分压抑、不堪痛苦后的发泄。我们几乎没有机会静静地仰对一下苍天，静目直视一下我们心灵深处的阴湿黑暗。我们不会对入真情而充满歉意地说一声“对不起”，即使在垂死的弥留之际，我们也极少能对这个世界说一声，“因为我生活过，所以，我感谢你”。不，我们不是“含冤”便是“含恨”死去。我们急躁、焦虑、哭泣、辱骂，愤怒地恨人和被人恨已是我们艺术和人生的特点。这些情况不禁令人怀疑，如果人人都如此之恨，那么谁是最终被恨的呢？况且，是否那个最终被恨的，就一定是饱享人生，幸福之至，再无仇恨呢？这也不禁令人深思：我们是否可以假设我们犯着一个错误，我们看别人看得太透，太清楚，而看自己看得太模糊，太不够呢？

中国历史上有许多足以令人领悟人生的诗句，“斜阳草树，人道寄奴曾住”（辛弃疾），“大江东去，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”（苏轼），“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？”（曹操），孔夫子站在船上，望着脚下的流水，叹道：“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。”晋桓温北征经金城，见前为琅邪时种柳，皆已十围，慨然曰：“木犹如此，人何以堪！”攀枝执条，泫然流泪。”这无不在说明，历史是怎样的伟大，人生是怎样的短促。一切功绩，辉煌、热烈都终将化为乌有，即使文人们执死以求的名垂青史亦不过

是生者的自我慰藉而已。孔夫子、曹操、桓温、苏轼、辛弃疾等均是历史上的强者，有为者，但同时他们对人生的有限性，岁月的无情性有着深刻的认识。转面回视我们自己，有谁真正明白生命的宝贵性呢？有谁是在看清了人生的局限性后依然深深挚爱人生，并由此对世界怀有一种坦然、豁达、奋进的态度呢？我们对这两点都不曾达到。我们不曾真实地感到生命的短暂，生命之后的空虚，我们大多更不曾那样伟大，激烈，功绩显赫。我们非常狭小，并热衷于这种狭小，在这狭小中打得你死我活，为了一席官位，一个职称，一丝名利得失，一瞥不友善的眼色，一句不中听的话，一阵偶然的不愉快厮杀得彼此血肉横飞。对比之下，我们真的需要静观自己所作所为，其结果之后的意义何在。这里，我想引用一下罗曼·罗兰所写的《贝多芬传》中的句子：“打开窗户吧，呼吸一下英雄们的新鲜空气！”

一个深夜，顺手翻了翻明代洪应明的《菜根谭》，其中有句“风来疏竹，风去竹不留声；雁渡寒潭，雁过潭不留影”，突然觉得说不出的凄怆、悲戚，但也蓦地感到一阵从未有过的舒缓、平静。这个句子道尽了人生的缺憾，也传达了一个智慧有为的人在领会到这无可避免的缺憾之后的坦荡、从容。简言之，他要人们行于所当行，止于不可不止；不忘人生，又超然人生，从而永远保持一种既全力奋进，又相当达观、洒脱、平静的人生态度。

90年代的又一个春天来临了。我们能否默然地关照自己，让我们平静一些，会心地明白在躁、恨、怨、愤中度过的会是多么贫瘠、匆促的人生，尤其是，让我们以澄清、静穆的目光面对苍天、大地和那原本纯净的心灵世界，从而使我们的生活，艺术真正体现出某一种风度，某一种格调，某一种韵味，某一种优美。



远去的足音 1984年 纸本 136cm x 136cm



李大釗 1901年 紙本 136cm x 96cm

先生之學，蓋欲以救國身，山好經年，冒歷艱辛，不辭勞苦，以救國為志，其心誠懇，其行堅毅，其志高遠，其德深厚，其功偉大，其業光榮，其名永著，其聲永振，其德永垂，其業永存，其名永著，其聲永振，其德永垂，其業永存。

宣和先生
 先生之學，蓋欲以救國身，山好經年，冒歷艱辛，不辭勞苦，以救國為志，其心誠懇，其行堅毅，其志高遠，其德深厚，其功偉大，其業光榮，其名永著，其聲永振，其德永垂，其業永存。

曹迅 1950年 紙本 136cm x 96cm



人民的领袖 1991年 纸本 136cm × 96cm



周恩来同志 1991年 纸本 180cm × 98cm



春潮 2004年 纸本 90cm × 136cm





人民的重托 1989年 纸本 136cm x 90cm

自
我
來
此
士
傳
法
救
世
之
心
五
葉
後
身
自
然
亦
官
達
解
一
條
王
世
昌



达摩造像 2000年 纸本 135cm x 90cm

五成身仲夏官水前人物故事李遠探母于安之部

西京



李遠探母
1982年 紙本
136cm x 90cm



玉楼醉春图 2000年 纸本 68cm × 524cm

玉楼醉春图(局部)



